

雖說大一上只有短短的三個多月，但對一個初接觸大學環境的班代來說，卻是一段不算短的天路歷程。的確，爲了適應不再單純的環境，接納日趨複雜的人際關係，身爲班代，我不得不時時刻刻的改變自己，試圖去配合周遭的一切；改變的結果，難能盡如人意是必然的，也不一定能無愧我心，但說實在的，在這互相影響互相適應的過程中，我們大家都學到了不少東西……。如今班代已經交卸，雖說得卸仔肩，頗爲輕鬆，但卻總覺得應該把上學期大大小小的事情，無分鉅細的作個交代，才算了却責任。

打從學期開始，一長串好像「沒有斷線的珍珠」般的活動便列在我們眼前，就系裡的來說，先是學會的迎新，而後是大屯山郊遊，此後新生盃的各項比賽接踵而至，班上在籃、排球等方面都能「小有成就」，頗足欣喜。十一月間在「孫姓同學」家中舉辦的小型慶生會兼同樂會則使原本陌生的同學間關係漸趨熟稔（惟使家主人過分操勞，心有未忍，然已事過境遷，追悔莫及矣！），同學們皆破除藩籬，坦誠相處，班上笑語喧嘩之聲漸多，至今倒有不可收拾之勢。十二月間的大事便是「大一盃合唱比賽」，順帶一提的是這次比賽時間極不湊巧，原爲今年「清華行」的第二天，後來時間提前，與「清華行」正相衝突，使得大部分同學都沒能去成，不過來日方長，機會仍多，當能略去其憾。合唱比賽也是在輕鬆的氣氛中度過的，與考古系合作尙稱愉快；本學期還有至少一次的合唱比賽，尙有待高年級同學（傳統爲大三）挺身而出，力總其成。

一月間已經進入緊鑼密鼓的期末考階段，無甚活動好言，二十四日下午，「中通」考完，問卷送盡，

同學散去，「班代」的擔子也已交給了彭文宏，對着空蕩蕩的教室，倒真不知是什麼滋味？

猶記上學期開學不久，我曾經在班會中提出過這麼一個構想：各人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在所學過的東西中尋出一個主題（自然以愈熟悉愈易於掌握者爲佳），稍加整理之後，能以近於「權威」的身分對班上同學作短時間的專題講演，這樣一方面能適當的培養同學的表達能力與對一確定主題的資料彙集與組織的技巧。另一方面在傳播和接受知識的過程中，可激發同學們多方面的興趣，拓寬個人的生活面。然而當時我對大一上活動的繁忙無甚概念，終以時間不足而作罷。本學期彭文宏已重加規劃，推陳出新，將利用課餘時間舉辦，在此我亟盼同學們踴躍支持，將此類活動辦成功對每位同學都有莫大的益處。我所意謂的主題並不僅僅局限於理工方面的東西，主要是指文藝學術方面且可爲生活調劑的主題，在文法科裡多下點工夫對理工科的學生來講不但無害而且有益；不要再讓愛因斯坦得意於他的那句話：「科學家只是一群訓練有素的狗」，更何況只有接觸面廣了，知道的東西多了，才夠資格，才談得上選擇一個人將要走的方向？這也就是爲什麼我喜歡強調「博」這個字，爲什麼我提倡此類活動最主要的原因！

夜靜更深，桌上的錶已經過了午夜，「誰伴枱燈獨坐？我共影兒兩個。」，提筆低迴，思潮翻湧，久久不能自己；下午系裡剛賽完一場男女混合排球賽，對「法律」，二比〇，贏了，李佳展、曾大仁的加油聲猶在耳際；晚上翻翻雜誌，看到物理系校友在國外出類拔萃者不乏其人，且均甚團結，頗覺遠景光明；吾道不孤，同學們好自爲之！

物一閒話

孫維新

